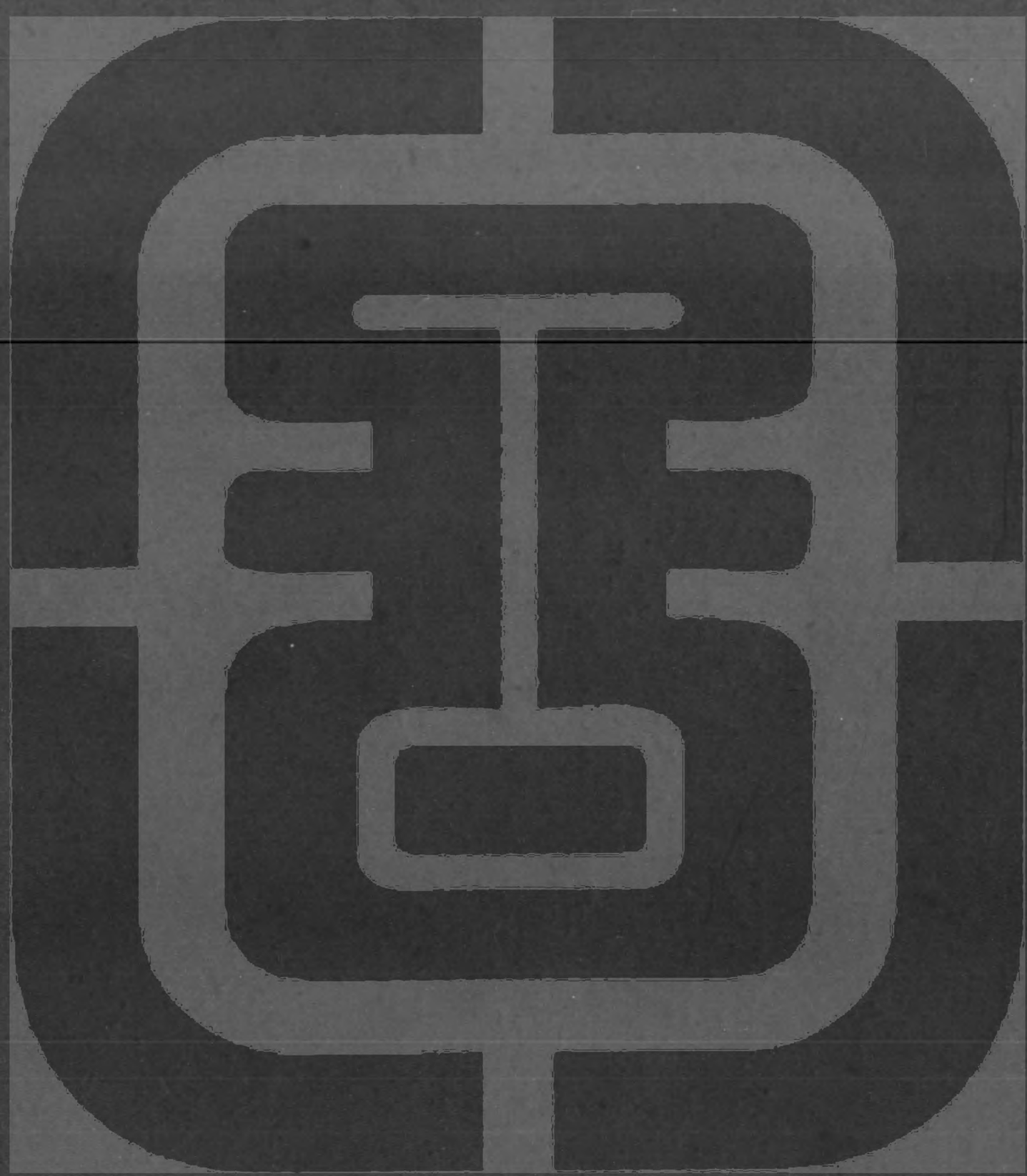

同異録卷上

典常上

儼山外集卷三十

長乘郡旅寓西藏元本

臣深釋曰典常經久之意上簡帙之首也是編皆古人之成說乃今時之急務第厥所由蓋將以寓施爲緩急之序而區區一得之愚亦因以附見於此云

歐陽修唐紀贊畧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

司馬光應詔論畧

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參差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羣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

又曰古之帝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舍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誅一不肖而天下不肖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

富弼邪正辨畧

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爲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

歐陽修禮樂志畧

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

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
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
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
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
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
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
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
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
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
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

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
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
三代禮樂具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
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
禮樂爲虛名

劉顏輔弼名對序畧

昔者三王咸設四輔一曰師二曰保三曰疑四曰
丞俾居左右前後各主訓護論思又建三公以總
百揆書曰夢帝賚予良弼又曰弼予一人是四輔
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故西漢汲黯曰天子置公

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則三公九卿通謂之輔弼明矣皆所以勗仁勸道補政益德申朝廷之大義固社稷之長策致君上於無過措國家於不傾出入詢謀言動獻替者也是以持平守正審情切事中於時病合於物心一言之發足以廣其聰明一語之行足以垂其法度此乃輔弼之臣應對之名者也

徐積書鄭蔡傳畧

天下之所恃而爲安危者誰乎曰宰相焉耳故自朝廷百執事至於州縣之吏不幸而一非其人不過敗其一局之事耳至於宰相者其人一非則天下殆矣雖亡宗赤族何益禍敗蓋天子之於天下也得其術則其道甚易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以一身而當天下之責雖得其術其道甚難

蔡襄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畧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關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

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究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

歐陽修請補館職疏畧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辨集爲功者謂之才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才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辨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大畧也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

年之成法則刻除廢棄存者無幾○○豈不怪天下所謂賢士大夫比歲相引而去者凡幾人矣○○亦當察此乎去舊臣則勢位無所軋已而權可保也去異已者則凡要路皆可以用門下之人也去舊法則曰今所以制馭天下者是已之所爲而○○必將久任以聽其伸縮也

臣深謹按摯此論蓋當王安石變法之日然安石猶知畏名義創宮觀以處異議而朝廷之體不失卒使宋社丘墟金狄搆禍其源已兆於此摯之論可監已臣又按章內空白二字乃前朝臣子尊稱君上之文義當避闕餘倣此

劉摯論人才疏畧

臣竊以爲治之道唯知人爲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爲善非有心於善而惟義所在小人爲惡頗能依眞以售其僞而欲與善者淆故善與惡雖爲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是故今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爲之論二論各立一彼

一此時以此爲進退則人以此爲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爲而爲非也樂無事者以爲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爲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用強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爲亂常此以彼爲流俗畏義者以竝進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浸長

唐制畧

給事中得以封駁詔書封謂封還詔書而不行駁謂駁正詔書之所失

孫覺論章疏畧

凡人臣當謹密者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未分言有漏泄或能致禍如其不密則害於其身若遭值明主危言正論無所忌憚亦何謹密之有乎惟有姦邪小人以枉爲直懼爲公論之所不容則唯恐其言之不密若得此輩在位○○何所利乎

臣深謹按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

幾事不密則害成此密說之所由始也竊詳密之爲義蓋具數端有縝密有秘密有隱密有深密有愼密有微密有機密有茂密若夫君臣事幾之間大抵縝密之意居多而非必專主於秘密也語云有天德便可行王道其要只在愼獨愼獨云者正密之謂也何者有縝密則秘密該焉有秘密而無縝密此禍亂之所乘以起者也昔趙清獻公晝之所爲夜必焚香以告天不敢告者不敢爲也乃所謂密也究而言之其所謂密者乃不敢爲也非不敢告也

宋祁慶曆兵錄序畧

世之言兵者緣井田作乘車卽鄉爲軍因田爲蒐周法則然外制郡國內彊京師兵非虎符不得發漢法則然開府籍軍混兵於農使士皆土著有格死無叛上唐制則然然晩周力分諸侯其弊弱者常分暴者常幷故列國相軋而亡漢衰權假彊臣其弊勢侔則疑力寡則隨故僭邦鼎峙而立唐季亂生置帥其弊樂故羣不逞糜潰而爭宋興剗五代餘亂一天下之權僭藩納地梗帥嬰法經武制衆罔不精明凡軍有四一曰禁兵殿前馬步三司

隸焉卒之銳而慓者克之或挽彊或塌張或戈船突騎或投石擊刺故處則衛鎮出則更戍二曰廂兵諸州隸焉卒之力而悍者募之天下已定不甚持兵唯邊蠻夷者時時與禁兵參屯故專於服勞間亦戍更三曰役兵羣有司隸焉人之游而惰者入之若牧置若漕輓若管庫若工技業一事專故處而無更凡軍有額居有營有常廩有横賜四曰民兵農之健而材者籍之視鄉縣大小而爲之數有部曲無營壁闕者輒補歲一閱焉非軍興不得擅行

臣深謹按祁論歷代制兵甚有要約又斷之曰始未嘗不善而後稍陵遲亦深著鑒戒宋之後州郡兵弱竟成金狄之禍又令人慨然於藩鎮之設也

藩與嗣通論畧

昔者井法大壞而天下之民病矣然而智者一出則藏兵於民藏食於兵以全制勝坐而收功則謂之屯田者是也漢嘗以數萬之衆臨氐羌氐羌固小矣而議者謂費而勝之不若以全制也於是以萬人留田果無一矢一鏃之費而虜平矣曹操出

於擾攘之際憂不先於天下而憂食不出於兵也於是大興屯田以示天下之形勢勢莫微於羌事莫急於操時顧必先此者蓋不苟一切之便而以深久之利爲慮也昔者兵賦之法大壞而天下之武備虛矣然而智者一出則兵有府府有帥帥有統唐嘗以六十萬之衆田於近輔之郊當四方有事時長戈利戟奮然而直往及其無事則偃兵以就農故天下之言武備者必先府兵今以數十萬之衆宿於燕秦晉魏之地半天下之賦長轂巨軸逆險泝波而上不足以給奉養重商賈之利出內帑之金不足以佐費用無事之時顧且如此一旦有事則重以四方之兵倍數而益之豈惟費廣而坐飼之驕不足以臨敵也

臣深聞之先師章文懿公懋懋至金陵時猶及見

國初人道遇白鬚眉輒下馬問遺事有告之曰太祖最留意屯田嘗曰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廢百姓一粒米每以遠田三畝易城外民田一畝爲屯田不足則移數衛於江北今江浦六合諸屯是已其法每一軍撥田三十六畝歲收一十

八石爲子粒除與月糧歲十二石閏加一石餘六石上倉其分番宿衛上直并打差應役一應軍人於數內支給口糧又餘以充倉厫之費行之數年倉厫苫蓋完備而儲偫豐足自後屯田悉爲勢豪所侵其法漸廢而江北諸屯荒蕪者亦多今

制民出力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二分而後兩弊沿邊諸鎮則歲運府藏以給之驕兵債帥天下之民有不勝其困矣今日之屯田恐不可不講也

朱仲晦應詔封事畧

今將帥之選率皆膏粱騃子厮役凡流徒以趨走應對爲能苞苴結託爲事物望素輕既不爲軍士所服而其所以得此差遣所費已是不貲以故到軍之日惟務裒斂刻剝經營賈販百種搜羅以償債負債負既足則又別生希望愈肆誅求蓋上所以奉權貴而求陞擢下所以飾子女而快己私皆於此乎取之至於招收簡閱訓習撫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其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或反見親寵

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
一旦緩急何由可恃
張齊賢諫北征畧
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
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
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
此術也所謂擇卒未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且戎
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爲寇哉
臣深始至山西巡行忻代之間因得以訪問三
關事宜若諸邊守此上策也但所謂邊吏擾致
之今則不然今日之弊乃在報功耳當大舉入
寇之時邊將盡皆束手無策敗衂則
朝廷任其害寇既出境乃要利剗截幸得疲罷之
餘者數級則以奏捷要賞也
蘇轍上神宗書畧
古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以人子之
愛其親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
宜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宜無所不廟苟推其無
窮之心則百世之外無非廟而後爲稱也聖人知
其不可故爲之制七世之外非有功德則迭毀春

秋之祭不與莫貴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廟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獨至於宗室而不然臣聞三代之間公族有以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者兩漢之法帝之子爲王王之庶子猶有爲侯者自侯以降則庶子無復爵土蓋有去而爲民者有自爲民而復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爲凡今宗室宜以親疏貴賤爲差以次出之使得從仕比於異姓擇其可用而試之以漸凡其秩祿之數遷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與異姓均臨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時察之使其

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賢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爲吏者則出之於近郡官爲廬舍而廩給之使得占田治生與士庶比今聚而養之厚之以不訾之祿尊之以莫貴之爵使其賢者老死鬱鬱而無所施不賢者居諸隘陋戚戚而無以爲樂甚非計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問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則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屬王者悉降爲公夫自王以爲公非人情之所樂也而猶且行之今使之爵祿如故而獲治

民雖有內外之異宜無所怨者然臣觀朝廷之議未嘗敢有及此何也以宗室之親而布之於四方懼其啓姦人之心而生意外之變也臣切以爲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雖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錮齒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數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劉氏項氏與司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爲國者苟失其道雖胡越之人皆得謀之苟無其釁雖宗室誰敢覬者惟○○蕩然與之無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漢唐之故此亦去冗費之一端也

臣深謹按王安石當熙豐之間亦嘗裁減宋宗室一時宗學諸生擁馬爲之大闕安石立馬從容諭之曰譬如祖宗親盡而祧何況賢輩宗室並服其言而退斯亦天下之公議也固當不以人廢

馬端臨封建叙畧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又曰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滅六

國再傳而滅西漢之初剿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剿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同宗又繼而剿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周雖大封未聞成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偪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漢魏而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永

賈讓治河奏畧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民當水衝者泛濫自定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

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亦救敗術也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塡淤皆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一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臣深謹按河事要領無過於此奏故采其尤得要領者著于篇但古今所不同者讓論自東北入海故爲順今日則障之南行入海故爲逆以本

朝定鼎奠都護運道故也臣家江河下流蓋嘗睹其入海之處江流視河尤盛然江害少而河患

多何也大抵水分則力微併則勢悍力微則爲利勢悍則滋害又河流或斷而江流常行斷則易淤而淺行則順利而深其所達滯固然也況江源出峽則洞庭彭蠡爲之瀦科坎既明流止有制是故江患嘗少河出洛陽行梁宋間土既疏而無所游泊併夷夏數十百之水而縱其所如安保其不爲害也哉今日治河次第固自有所以讓之論爲不疎矣

馬端臨戶口序畧

古之人方其爲士則道問學及其爲農則力稼穡及其爲兵則奮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衆則其國彊民寡則其國弱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知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冑則慙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繁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爲國家之盛衰

高錫勸農論畧

勸農者古典也在於知其病而去之夫農之病者由制度隳也制度隳則下得以僭上是故宮室無

常規服玩無常色器用無常宜飲食無常味四者
偕作於是奇伎淫巧出焉浮薄澆詭騁焉業專於
是貨易於是者利甚厚於農矣凡民之情所急者
利于今之農其利甚寡農家之利田與桑也田桑
之所出者穀帛夫以墾之婦以蠶之力竭氣衰方
見穀帛穀帛之價輕重不常農家出則其價輕入
則其價重輕重之弊起於時也時底於稔故有輕
而出時遇於凶故有重而入稔既輕出凶又重入
敢言利乎且務奇伎淫巧浮薄澆詭皆坐而獲利
焉誰肯勤於農哉若欲勤農先思舉制制度舉則

下無以僭上上之宮室下不得宅焉上之服色下
不得衣焉上之品用下不得舉焉上之飲食下不
得薦焉則奇伎淫巧浮薄澆詭者盡息矣農不勸
而自勸也

臣深謹按錫所論著頗盡傷農害農之故然於
國家勸農之法制疎矣采其要者如此

蘇軾徐州上書畧

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彭城所寄也昔
項羽入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
雄畧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

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下豈非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臣深謹按宋都汴故彭城爲左臂子瞻徐州形勢爲宋論也亦甚明切我朝都燕則徐州形勢所繫尤大蓋以百物所輸多從南上今日之喉襟也惜乎子瞻自守之策居多猶未盡彭城之利害也

同異錄上

儼山外集卷三十四

同異錄卷下

儼山外集卷三十五

論述下

臣　深　釋曰道無精粗法有倫要故析爲下篇並皆奇文奥義可以考見古今之物情習俗蓋有神明之道焉各仍舊篇故曰論述

楊時求仁齋記畧

吾邑距中州數千里之遠舟車不通縉紳先生與一時懷德秉義之士足以表世範俗者皆無自而至士之欲爲君子者何所取資耶故後生晚學無所窺觀游談戲謔不聞箴規切磨之益同則嬉狎

異則相訾至悖義踰禮而不悔雖英材異稟間時有之亦不過誦六藝之文百家之編爲章句之儒鈞聲利而已一日衒鬻而不售則反視平昔所有皆陳腐剽剝無所用之往往轉而易業者十嘗六七此與壓夫敗父積百貨坐市區逐什一之利流徙無常者何異耶予嘗悼之又竊自悲其力之不足欲逃此而未能思得吾黨之士柔不溺于隨剛不憤于慾者相進於道庶幾少激頹俗今吾子乃能經營於此以教學爲事是眞有志者哉

臣深謹按楊時字中立宋徽宗時人世稱龜山先生今之延平府將樂縣人也程門高第弟子贈將樂伯宋史有傳我朝從祀夫子廟庭臣至延平訪其遺文讀之首錄此文以寓世道之感

朱熹余龍山文集序畧

熹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覩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官立事則以彊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白扼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纏卷雎盱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

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懷聽其言終日而莫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寒暑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觀於龍山余公之文者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

臣深聞之唐臣劉禹錫曰文章與時高下豈不信哉今世論文章之弊者必曰晚宋晚宋云蓋言文既弊而宋亦晚矣嗚呼可不懼哉可不懼哉觀於文公所稱四五十年前正當龜山之時又觀龜山前所云者習俗已自變矣宋之盛時可想見也臣於時事頗有所感故知文體所繫大矣

唐庚辯同論畧

道至於聖人極矣豈容復有異乎然禹之措置如此湯之措置如此文武周公之措置則又如此使數聖人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猶有辭焉曰時不同也若諸子之論性豈復繫於時哉而孟子之

說如此荀子楊子之說則又如此使數人者比肩而事主交臂而共政則論事之際吾意其必有同異者矣寧能盡合乎是亦有解焉曰師友有不同也若子夏子游曾子子張之徒則又將安所諉哉皆出於周末不可謂之異時皆受道於洙泗之間不得謂之異師講業請益周旋出處奔走憂患蓋無適而不同者凡數十年不得謂之異友而論交論學如黑白之相反方圓大小之不相及也此復何哉說者以爲孔子歿學者無所統一使夫子在學者宜不至此然吾聞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之所謂是卒而非之曰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一人耳而有所謂昔日之言有所謂今日之言者而況於衆口乎是以先王知群言之不可一也因使人人得極其說而不以同異爲誅賞公卿大夫之出於斯時者亦人人各薦其所聞而不以同異爲喜慍何者閨門之內父子兄弟相與言而有可有不可筮人布蓍卜人引龜而參之一從一不從故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寧可罪哉今爲申商之學則不然以謂同心同德者周人所以興離心離德者商人所以亡刑賞生殺足以整齊

天下而不塞異議之口則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噫古之所謂同心同德者果謂此耶吾不忍聞是說矣周公之時朝廷之士不爲少矣而東征之議書稱士夫予翼則同者寡而有不同者衆矣豈皆小人耶豈皆誅之耶夫以周公之權而十人者助之其勢足以誅鋤群臣之異已者爲有餘矣鼻息所向天下其孰敢違然近於人情通於物理忠於王室而推至公於天下者終不肯爲此何則駕馭群臣正恐其雷同耳奴婢同則家道危臣下同則人主孤人主孤而天下之覆可勝諱哉古人所以貴和而賤同者慮此

臣深謹按唐庚字子西蜀宋時人而文亦雄健條暢臣每愛之殆不下蘇氏兄弟也

劉更生災異封事畧

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文武周公崇推讓之風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自此之後天下大亂春秋之世災異並起禍亂輒應弑君亡國不可勝數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開三代之業
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淆
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轉相是非毀譽混
亂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
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
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
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
弟叢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於前毀譽將必
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
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原其

所以然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
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
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者閉而
亂也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與
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
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
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孟季偕仕於魯李
斯與叔孫俱宦於秦魯君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

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返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讒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今以○○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

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撥當世之變放遠邪佞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

臣深始至延平偶得漢書舊本一冊讀之因節此文并正家疏畧之自此已後則隨所得入錄矣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畧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不揚先帝之盛功爭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詳覽統業之事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忝爾
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
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
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
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
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
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
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
望進唯○○戒所以崇聖德

韓愈柳宗元墓誌銘畧

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
游戲相徵逐詡詡彊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
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眞若可信一
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
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
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
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富弼辭樞密副使奏畧

臣執性至愚惟道爲務不是飾讓亦非好名美祿

高官人之所欲但看事理有可受與不可受爾苟無後悔受之無疑禍若相隨以死不受今北虜雖暫通和向去事未可知臣若受賞恐他日復有變動朝廷責使人冒賞之罪臣斷不敢避斧鉞之誅設或朝廷謂使人只是幹一時之事後來不可加責且恕重誅其如天下公論亦不肯放臣矣畏懼公論甚於斧鉞臣所以累次不敢受賞功之命者實欲逃他日斧鉞之責公論之逼也

蘇軾上神宗書畧

臣之所欲言者三願○○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主之所恃者人心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疆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疆且富不救於短

而亡人君知此則知所輕重矣夫國之短長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故臣願○○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效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積勞而後遷則人各安分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聖人深意流俗豈知蓋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

之萌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人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當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

陳瓘論蔡京疏畧

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

觸權臣則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之人所不免也

蘇轍快哉亭記畧

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劉摯分析助役論畧

近歲臺諫官疊以言事罷免豈其言皆無補於事與豈皆願爲訐激險直之語以自爲名而絜去與嘗以謂欲言政府之事者其譬如治湍暴之水可以循理而漸道之不可以隄防激鬬而發其怒不惟難攻亦爲患滋大故臣自就職以來切慕君子之中道欲其言直而不違於理辭順而不屈其志庶幾愚忠少悟天聽而亦不敢悻然如淺丈夫以一言一事輕決去就致聖朝數數逐去言事者而無所裨補思以上全國體而下亦庶幾能久其職業而成功名兩月之間纔十餘疏其言及助役法者止三疏耳當天下多事之時而臣言簡緩又不足以感悟則其負○○已多矣不意大臣之怒臣至如此

張舜民史說畧

韓退之潮陽之行齒髮衰矣不若少時之志壯也故以封禪之說迎憲宗又曰自今請改事○○觀此言傷哉丈夫之操始非不堅誓於金石凌於雪霜既而怵於死生顧於妻孥罕不回心低首求免一時之難者退之是也退之非求富貴者也畏死爾故善爲國者如農圃然初則養育其材勿使之夭折終則將就其美勿使之摧折君臣相成同底于道顧必使之至於盡歡竭忠之地亦何有哉唯樂天則不然知其不可爲而一切舍之危行而放其言懷卷而同其塵可謂晦而明柔而立者也故終其身而不辱

崔鷃楊嗣復論畧

氣類所合物莫能間君臣相與必有所謂合者君子不之察欲彊以口舌折姦人之鋒勢必不振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一也人情逆之則怒順之則喜毀之則怒譽之則喜小人性便諛佞志在詭隨而君子任道直前有犯無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二也君子正直是與不妄說人而小人竊爵祿以植朋黨竭智力以市

內援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三也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易進而難退易進則常在上以制人難進則常在下而爲人所制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四也君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虐幼賤不畏高明而小人之於人失勢則鼠伏以事之得勢則虎步以陵之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五也君子窮則以命自安而不尤人達則以恕存心而不害物小人在下則不安而懷毒以伺上居上則快意而肆虐以害人此小人所以常勝而君子所以常不勝六也君子一有不安於其心則畏君畏親畏天畏人而小人欲濟其姦則欺君欺親欺天欺人無不可者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七也君子勵廉節崇名譽小人苟獲其欲則天下賤之而不羞萬世非之而不辱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八也君子所言欲訥於行欲敏有過則改見義則服而小人矜利口以服人喜姦言而文過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九也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故君子爲國求人難於選拔而凶邪一嘯則千百爲群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

也君子不念舊惡以德報怨而小人忘恩背義至以怨報德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一也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功不矜有善不伐而小人無而爲有虛而爲盈露巧而揚能矜功而賣善以惑時君以冀徼倖此小人所以常勝君子所以常不勝十二也君子小人之不敵亦明矣

唐庚察言論畧

古之人臣抵掌緩頰說人主以用兵者其言未嘗不引義慷慨豪健俊偉使聽者踴躍激發奮然而從之至考論其心則有爲國計者有爲身謀者是不可以不察也今夫戰則除害於時不戰則遺患於後此有必勝之勢彼有必敗之道思慮深熟利害之形了然於胷中知其決不誤國而後爲之若此者爲國計非身謀也張華裴度是已天下既平謀臣宿將以侯就第杜門却掃無所用其奇則瞋目扼腕爭爲用兵之說庶幾有以騁其智勇而舒其意氣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臧宮馬武是已國家無事貪財嗜利之臣無所僥倖則必鼓倡兵端以求其所欲兵革一動則金錢貨幣玉帛子女何求而不得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陳湯甘延

壽是巳官崇祿厚無所羨慕惴惴然唯恐一日失勢而不得保其所有則必建開邊之議以中人主之欲以久其權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楊國忠是巳前侯故將失職之臣負罪憂畏思有以撼動其君則爭議邊功以希復進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竇憲是巳古之人臣逆節巳萌而功効未著人心未服則未嘗不因戰伐之功以收天下之望若此者爲身謀非國計也桓溫劉裕是巳

同異錄卷下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五

蜀都雜抄

儼山外集卷三十六

蜀人多奇姓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 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爲婚姻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爲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潁川太守聊氏復有萬姓譜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

官以邑才五者而已

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緣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去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即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醴泉江合

嘉靖十五年丙申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雞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廓廨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栢二千尺人譏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蜀產與他迥異若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爲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爲然

楊柳多寄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廻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

浩若銀濤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熠熠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鷦鷯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於雲日映射之際俗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陝西黃都憲臣伯鄰爲予言曩爲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爲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爲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懋昭爲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揷天皆積雪如銀每日下峯頭則殿中燃燈云此西域崑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爲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爽云西域去此尚遠恐目力難

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疊茂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南東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覔視之大類水晶

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

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

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楊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公武

咸淳間文尚忠字敦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治具招避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味爲樂

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一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爲海眼其南即漢昭烈

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

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爲三藏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黎杖於此曰化日州治在此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即苜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歲其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輕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殑伽河西南流入海者曰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徙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煩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殑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青徙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敘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華言亦稱豆角惟檜頗奥按字書空外反麤糠皮謂之檜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子可南雲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詞也至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歲著花予適閱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機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五尺餘石色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機石三篆文似是唐人書跡想曾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以爲在寧川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頑

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渾之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疆六斤皆夷狄之姓夫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夷狄多侈辭數言見一義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夷狄用聲音有長

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爲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殷字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曰天正識者以爲一年而敗此亂亡之事或出偶然考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鄉公曰正元竟俱不祥金煬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臨文亦宜稍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李侍御鳳翺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不肖又云五塊爲南筍天涯石爲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婆娑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蔌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與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亂以紅巾爲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命名

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爲一書宋浦江倪朴文卿嘗作輿地會元志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書力不能傳其自敘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可悲矣

撫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後有吳文正公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等輩人也荆公値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元運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當宋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爲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武備衰論建多而成効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爲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蠋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諭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爲藹然一時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

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牧菴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岷嶓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嶓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屬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漾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有沔縣又東有洋縣即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得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廻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疑之昔堯舜禹嗣興冀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

焉而輿地尚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蠶叢魚鳧鼈靈望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鯀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鄠縣其地遼絕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幾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鯀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九載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益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宜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矣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辨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楊雄恠若萇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生耶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辨頗極辭鋒亦云

岷山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爲父而禹子此槩人倫之辨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常璩可謂博雅矣況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也今徒以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知非後人所爲耶禹穴實在今會稽窆石在焉古稱穴居衆詞也禹平水土時已爲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葬處非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溢村至石紐過汶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爲近未知孰是蘇鶚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跡也併指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遊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　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指北虜以爲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百餘萬只大木一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

晚朝人知爲建文君僧遂避去其詩至今留菴中
衞方伯正夫傳其事謾記之以備一說

蜀都雜抄 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六

古奇器録 附江東藏書目録小序

儼山外集卷三十七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
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
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秘而寶
之
龜兹國進奉一枕其色如瑪瑙温温如玉其製作甚
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
見玄宗帝因名爲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内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亂絲其薄如葉於盃
足上有縷金字曰自煖盃上令取酒注之温温然

有氣相吹如沸湯遂取於內藏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太白山有隱士郭休字退夫有運氣絕粒之術於山中建茅屋百餘間有白雲亭煉丹洞注易亭修眞亭朝玄壇集神閣每於白雲亭與賓客看山禽野獸即以槌擊一鐵片子其聲清響山中鳥獸聞之集於亭下呼爲喚鐵

內庫中有七寶硯鑪一所曲盡其巧每至冬寒硯凍置於鑪上硯氷自消不勞置火冬月玄宗常用之

葉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腑臟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之竟至痊瘥

王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燕客即以此扇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明皇曾命中使取視愛而不受曰此龍皮扇子也

隱士郭休有一拄杖色如朱漆叩之則有聲每出入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十步之內登危涉險未嘗

失足杖之力也

學士蘇頲有一錦文花石鏤爲筆架嘗置於硯席間每天欲雨此石架卽津出如汗逡巡而雨頲常以此爲雨候無差

虢國夫人有夜明枕設於堂中光照一室不假燈燭

岐王有玉鞍一面每至冬月則用之雖天氣嚴寒而此鞍在坐如温火之氣 已上開元天寶遺事

東方朔得西域國玉枝以進武帝帝賜近臣年高者云病則枝汗死則枝折老聃得之七百年不汗偓佺得之三千年不折 洞冥記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勝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盤龍以口銜燈燃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星盈室復鑄銅人十二枚座皆高二尺列於筵上琴筑笙竽各有所執皆黠綴華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一人吹出一人納繩則琴筑笙竽等皆作與眞樂不殊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之銘曰渥璵之樂有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隱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昭

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通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腸胃五臟歷然無礙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

烽火樹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爲烽火樹至夜光景常然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恠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栢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恠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

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覼覼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闕少者或手自補綴多者幸他日之偶完而未可知也正德戊辰

夏六月寓安福里宿痾新起命僮出曝既乃次第于寓樓數年之積與一時長老朋舊所遺歷歷在目顧而樂焉余四方人也又慮放失是故録而存之各繫所得儻后益焉將以類續入是月六日史官江東陸深識

夫書莫尚於經經聖人之書也後有作焉凡切於經咸得附矣故録經第一

理性之書倡於宋而盛之然經之流亞也故録理性第二

語曰經載道史載事故録史第三

書作于經史間而非經史可附者槩曰古書故録古書第四

聖轍既逝諸子競馳故録諸子第五

質漸趨華而文集興焉故録文集第六

四詩既删體裁益衍按厥世代考高下焉故録詩集第七

山包海匯各適厥用然妍媸錯焉類書之謂也故録類書第八

紀見聞次時事而掌不在官通謂之史可也故録雜史第九

山經地志具險易敘貢賦寓王政矣故錄諸志第十

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而禮樂所由出也故錄韻書第十一

不幼教者不懋成不早醫者不速起其道一也故錄小學醫藥第十二

方藝伎術故有成書者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故錄雜流第十三

聖作物覩一代彰矣宣聖從周遵一統故也特爲一錄以次宸章令甲示不敢瀆云目曰制書

古奇器錄附江東藏書目錄小序終

儼山外集卷三十七